

政治经济学参考资料

(社会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社会科学资料室 编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政治經濟學參考資料

(社会主义部分)

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
社會科學資料室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1957年4月

說 明

這是學習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一些參考材料的彙集。是根據1957年本校各班學習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參考材料目錄選印的。這裡選印的只是些零散在各處的、或不易尋找的、或沒有大量出版無法充分供應同學需要的一部分材料，我們把這些材料彙編選印，只是為了便於大家參考閱讀。這裡並不包括各班學習材料的全部，也不都是必讀材料。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社會科學資料室

1957年3月

政治經濟學參考資料（社會主義部分）

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
社會科學資料室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出版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195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0,000 冊

目 錄

“論統一經濟計劃”	列 宁	(1)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用实物稅代替余糧 收集制的报告的結束語”	列 宁	(12)
“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國共產党策略的報 告大綱”（草案）（摘錄）	列 宁	(13)
“致全俄第八次电气工業代表大会主席团”（摘錄）	列 宁	(15)
“俄國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底前途”（摘錄）	列 宁	(16)
* * *		
“政務院关于1951年國營工業生產建設的 決議”（摘錄）	(18)
“中共中央关于厉行節約的决定（1955年7月4日）”	(22)
“國務院关于工資改革的决定（1956年6月16日）”	(25)
“中共中央、國務院关于勤儉办社的联合指示（1956年4月 3日）”	(30)
“中共中央、國務院关于加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領導 和組織建設的指示（1956年9月12日）”	(36)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关于農業社秋收分配的 指示（1956年11月24日）”	(54)
* * *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長會議‘关于改变農業的計劃工作’ 的決議（1955年3月9日）”	(62)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集体农庄的 决议”	(69)
* * *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党在目 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1956年10月）”	(80)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民主德国局势的 决议（1953年5月21日通过）”	(87)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决定（摘要）（1953年6月9日）”	(9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改善农民生活情况的声明 (1953年6月)”	(99)
“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 会的决议 1955年3月）”	(101)
* * *	
“发展重工业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中心环节” (1954年3月3日) 人民日报社论	(116)
“必须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其他经济事业” (1954年3月4日) 人民日报社论	(122)
“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 (1956年7月8日) 人民日报社论	(127)
“使经济核算成为群众性的工作” (1954年12月20日) 人民日报社论	(131)
“按质论价” (1956年7月15日) 人民日报社论	(136)
“不准压级压价” (1956年9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论	(139)
“论紧张的平衡” (1957年2月9日) 大公报社论	(142)

- “某些商品为什么供不应求”（1957年2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論（152）
- “我國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標誌”（1952年8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論（156）
- “讀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1956年6月16日）………
……………人民日报社論（161）
- “生活的改善必須服从于生產的發展”（1953年12月16日）
……………人民日报社論（165）
- “人民生活只能逐漸改善”（1956年11月7日）………
……………人民日报社論（171）
- * * *
- “在中國工会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祝詞”………
……………劉少奇（176）
- “在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上的祝詞”………劉少奇（180）
- “在工会工作上的分歧”（1951年12月2日在中華全國總
工会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結論）………李富春（187）
- “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加強全國計劃工作”（在中國共產
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李富春（206）
- “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薄一波（217）
- “高速度發展我國的鋼鐵工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王鶴壽（231）
- “使机器工業向完整體系和自行設計的方向發展”（在中國
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黃敬（239）
- “關於發展輕工業的幾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賈拓夫（248）

- “加強黨對企業的領導，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李雪峯（256）
- “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鄧子恢（265）
- “關於勞動工資工作”（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發言）………馬文瑞（279）
- “工資改革的情況和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劉子久（290）
- “改進日用工業品的生產和分配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曾山（297）
- “採取有效措施解決豬肉和蔬菜供應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姚依林（305）
- “使我們的物價更好地促進生產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李先念（311）
- “再論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薛暮橋（323）
- “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以後的新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陳雲（332）

* * *

- “黨的總路線和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人們”………謝皮洛夫（345）
- “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共產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利用”………康·奧斯特羅維季揚諾夫（357）
- “反對庸俗地理解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康·奧斯特羅維季揚諾夫（376）
-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在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費拉基米爾·凱格爾（386）

論統一經濟計劃

列 宁

关于本問題所發表的文章和議論引起一种令人難堪的印象。試看看克里茨曼在“經濟生活”雜誌上所發表的那些文章吧（見該雜誌1920年12月14日出版的第一期，12月23日出版的第二期，2月9日出版的第三期，3月16日出版的第四期，以及2月20日出版的第五期）。十足的空論。文人的清談。根本不願顧及這方面所達到的實際成就，也不願研究這種成就。一味談論——在5篇冗長文章里！——什麼應該怎樣着手研究，却不實行去研究具體材料和事實。

又請看看米留亭（在2月19日出版的一期“經濟生活”雜誌上）和拉林（在2月20日出版的一期“經濟生活”雜誌上）所發表的那些論調，並仔細听听這些“負責”同志所說出的言論吧。他們言論中的根本缺点，也是如克里茨曼那里的一樣。干燥到極點的煩瑣議論，一直到空談什麼鎖鍊聯繫的規律等等；這種議論又好象是著作家的煩瑣議論，又好象是官僚主義式的煩瑣議論，然而那裏面是連一點具體事業的氣味也沒有的。

更壞的是人們居然用高傲的官僚主義的疏忽態度對待那種已經作出和必須繼續作下去的切實工作。再次三番毫無意思地“編造提綱”或憑空想出一些口號和草案來，却不行仔細用心去認識我們自己的實際工作經驗。

在英美法德意蘇經濟計劃問題上所作成的唯一的一部嚴重著作，就是“蘇俄电气化计划”，即由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向第八次苏維埃代表大會所作的書面報告，這個書面報告是于1920年12月間出版並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分發給各位代表看過的。這部著作里敘述了

由我們共和國中一切优秀学者們奉共和國最高机关委託規定的——当然只是大致規定的——統一經濟計劃。而我們在進行斗争反对一班高官大吏們所表現的愚昧高傲習氣，反对一班共產党人著作家們所表現的智識份子高傲習氣时，就得从一件極平常的事情着手做起，即从簡略叙述这部著作底經歷及其所含內容和意义來着手做起。

在1920年2月2日至7日的时候，即在1年多以前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这次常会通过了关于电气化問題的決議。在這項決議中有如下一段話：

… “除必須解决关于整頓运输業，剷除燃料恐慌及粮食恐慌，消除瘟疫以及建立有紀律的劳动軍等最迫切最緊急而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务以外，現今苏維埃俄國初次獲得了机会來着手進行更有条不紊的經濟建設工作，用科学方法制定並具体实行國家全部國民經濟計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鑒于电气化事業具有首要意義…估計到电气化一举对于工業、農業及运输業…等等的重大意義，茲特議決：委託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协同農業人民委員部一起制定建築电站网的計劃草案…”。

彷彿是說得很明白了吧？“用科学方法制定國家全部國民經濟計劃”，——難到这些話底意思，我們最高政权机关所通过的這項決議的意思，还有什么不可了解的地方么？要是那些在專家面前以自己是共產黨員自誇的著作家和高官大吏們不知道這項決議，那我們就只好提醒他們說：對我們自己的法律不知不識，這並不能算是一种論据呵。

为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底決議起見，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团于1920年2月21日批准了在電業事宜部系統下設立的电气化委員會，然后國防委員會又通过了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組織条例，而关于該委員會人选問題則委託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协同農

業人民委員部一起去加以確定和批准。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在1920年4月24日就已出版了它所創办的“概覽”雜誌第一期，上面登載有極詳細的工作計劃，开列有各負責人員、学者、工程师、農藝家及統計学家名單，这些人員參加着各种附屬委員會，負責領導着个别区域中的工作，担负有各种明確規定的任务。單只这种种工作及其負責人員名單，就在第一期“概覽”雜誌上占有十頁篇幅。凡是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和農業人民委員部以及鐵路运输部所知道的优秀人材，都被吸收來參加这一工作。

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工作所得的成果，就是上述那部浩繁的——並且是極好的——科学著作。参加該書撰稿工作的有180多位專家。他們送交給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的作品名目共計有200多种。第一，那里刊載有各种作品總覽（構成該卷第一部，計占有200多頁篇幅）：（甲）电气化和國營經濟計劃；其次（乙）燃料供給（附有詳細規定的苏俄全國“燃料預算”，包括到最近將來十年时期，並且估計到这方面所需要的工人数量）；（丙）水动力；（丁）農業；（戊）运输業及（己）工業。

這計劃預定要在約近十年的期間內實現，計劃上載明有工人數量以及动力数量（單位1000馬力）。誠然，它还是含有些錯誤的一個大致、初步和粗糙的計劃，只是一个“大致不差的”計劃，但它終究是个合乎科学要求的計劃。那里有各種專家關於所有各个基本問題的計算。那里有他們關於所有各个工業部門的確切計算。那里有一舉个小小例子來說——關於皮革生產額的計算，估計到每個人口平均需要兩双皮鞋（共三万万双）等等。總結起來說，那里既有电气化事業的物質資料对照表又有电气化事業的財政收支（按金盧布計算）对照表（約包括三万七千万个工作日，若干桶水泥，若干塊磚瓦，若干普特銅鐵等等，若干大的渦輪發电器發电能力等

等）。这个对照表是預定要在十年內把製造業產量增加（“根據很粗糙的估量”）百分之八十，而把采掘業產量增加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一百。黃金收支对照表的虧空（正數110億，負數170億，總結起來約有60億的虧空）“可能用租讓企業方面的收入和信貸事業方面的收入來弥补”。

計劃上指明了首批二十處采用汽力和十處采用水力發電的區電站所在地点，並且詳細說明了每處電站所具有的經濟意義。

看过一般总覽之后，我們在同一卷上就可看到分別標明頁碼的各个區域中的工程大綱：北方區，中部工業區（這兩區工程大綱規定得特別明白詳盡而確切，其所根據的是極豐富的科學材料），南方區，窩爾加河沿岸區，烏拉爾區，高加索區（把高加索當作整個區來說，預計到高加索所有各个共和國彼此實行經濟協作），西伯利亞西部區以及土爾克斯坦區。在每一區域方面，都不只是計算到首批電站；接着又載明有由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規定的所謂“甲號大綱”，即關於盡量合理和盡量節約運用現有電站的計劃。還可舉出一個不大的例子：計劃上規定要在北方區（即彼得格拉區）方面把彼得格拉所有各个電站合併經營，因而就可得到如下限度的節省。約近半數的發電力可能（見關於北方區工程大綱第69頁）發送到北部各浮木地點去用，即發送到牟爾曼斯克，阿爾汗格爾斯克等處去用。在這種條件下增加木材采集額及木材向國外浮運額，就有可能“在最近將來時期內每年平均提供5億金盧布的收入”。

“每年從出賣北部木材所賺得的金錢，可能在最近幾年內就達到我國黃金儲存額那樣大的數目”（同上第70頁），這裡當然是要有一个條件，即假如我們能從空談計劃轉而研究並實際應用已經由學者們制定的這個計劃的話！

還必須講到一點，就是那裡關於許多問題（當然決不是關於所

有一切問題)都已開始規定出年月工作大綱，即不僅是規定出一般計劃，而且還計算到每一年內——從1921年起至1930年止——有多少電站可能動工經營，以及可能在何種程度上擴大現有的電站(這里也是要有上述那個在我國智識份子著作家和顯貴官僚主義風俗盛行的環境中很難見諸實現的條件)。

為要充分估計到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所作成的這番工作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和重大價值，我們不妨看看德國那里的情形。德國那裏有一位學者巴洛德進行了一番类似的工作。他編制了一個關於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德國全部國民經濟的計劃。這個計劃在資本主義德國那裏是不免懸在空中，始終不過是一種文人清談，不過是單獨一個人底工作。而我們則提出了全國性的任務，動員了數百個專門家，結果是在十個月內(當然不是如象起初預定的那樣在兩個月內)獲得了一個根據科學原理規定的統一經濟計劃。我們理應以這部著作自豪，只是必須懂得應該怎樣去利用這部著作，而現在我們正是必得對那種不了解這點的態度進行鬥爭。

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底決議上說道：“…代表大會…贊同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等等和特別是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為制定俄羅斯全國電氣化計劃所進行的工作…認為這個計劃是偉大經濟創舉方面的第一個步驟，委託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等等把制定這個計劃的工作完成和把这个計劃加以批准，並且一定要在最短期間內做到這點…委託採取一切辦法來最廣闊宣傳這個計劃…在共和國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學校里都要把这个計劃當作必修科目來加以研究”²等等。

最明顯不過地表明我們各個機關中，特別是上層機關中既存在有官僚主義毛病又存在有智識份子毛病的，就是現今莫斯科城內某些人對這個決議所持的那種態度，他們企圖胡亂“解釋”這個決

議，以至于企圖把它推开不理。著作家們不宣傳这个已經制定的計劃，却一味起草提綱，空口談論着應該怎样着手制定計劃的問題！高官大吏們用純粹官僚主义的口吻強調說明必須“批准”計劃，他們並不是把所謂“批准”了解为必須提出某些具体任务（譬如說必須建筑什么什么东西以及在什么什么时候建筑，必須在國外購買什么什么东西等等），而是了解成一种完全混乱的事情，如說什么必須制定一个新的計劃！結果是弄得糊塗至極，乱扯一頓，說什么在实行建設新东西以前至少必須把旧东西恢复一部分才是呀；說什么你們的电气化計劃很象是电气幻想呀；說什么我們为什么不去实行瓦斯化呀；說什么參加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的是資產階級專門家而很少有共產黨員呀；說什么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所應該提供的檢査人員而不是总的計劃委員會等等呀。

有危險的正是这种意見混乱情形哩，因为这种情形是表明人們不善于从事工作，是表明那种智識份子的和官僚主义的高傲習气凌駕于真正事業之上。用譏諷口吻批評說計劃含有幻想性質，开口閉口間为什么不实行瓦斯化等等，这都是暴露人們愚昧无知而妄自尊大。企圖憑空糾正数百个优秀專家所作出的工作，企圖用一些充滿庸俗气味的笑話來搪塞問題，誇張說自己有權“不予批准”，——难道这不是一种可恥的行为么？

总該学会尊重科学才是呵，总該摒棄一班淺學之徒和官僚份子所表現的共產主义誇大狂才是呀，总該学会有系統地从事工作而利用我們自己的經驗，利用我們自己的實踐才是呀！

当然，关于“計劃”这个东西本來是可以談論不休，爭論不休的。然而我們决不能容許進行关于所謂“原則”（即关于計劃編制“原則”）的空泛議論和爭論，因为現在的問題是應該着手研究現有的这个唯一合乎科学要求的計劃，應該根据实际經驗指示和根据

更詳細研究实际材料來加以修正。当然，“予以批准”和“不予批准”的权柄始終是归某个高官大吏或某些高官大吏掌握的。若是合理地了解这种权柄並且合理地解釋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批准已經由它贊許而認為要加以廣闊宣傳的这个計劃的決議，那末对于所謂“批准”一語就应了解为必須提出相当的定貨單和發佈相当的命令：什么东西要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去購買，什么东西應該开始建筑，什么建筑材料應該收集和运到某个地点等等。若是用官僚主義态度來解釋問題，那末所謂“批准”就会是意味着高官大吏剛愎自用，官場延擱，玩弄着檢查委員会儿戲，总而言之，就是用純粹官吏态度葬送切实事情。

我們且从另一方面來看看这个問題吧。必須特別設法把科学的电气化計劃与日常的實踐計劃及具体实现这种實踐計劃的事务联系起來。这当然是完全不容爭辯的。究竟怎样联系起來呢？为要知道这点，就必須使經濟学家、著作家及統計学家們不是空談一般計劃，而是詳細研究我們現有計劃执行情形，研究我們这些实际事業方面所作出的錯誤，以及改正这些錯誤的办法。若不進行这种研究工作，那我們就会是盲目行事。在進行这种研究工作的条件下，在同时進行这种研究工作的条件下，在研究实际工作經驗的条件下，行政技術手續問題就輕而易举了。我們有的是計劃委員会。为了進行合併，你可以从張三所主管的那个机关方面拿出兩個委員会來，再从李四所主管的那个机关方面拿出一个委員会來，或是相反。你拿出这样几个委員会來和總計劃委員会直屬某个副委員会合併就行了。很明顯的，这正是一种行政技術手續，不过如此罢了。周密考察，擇优去劣，——这件事情是容易得不便多說的。

中心要点是在于我們的人員不善于处置問題，却用知識份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設計把戲來代替切实工作。我們这里有過並且現在

还有着临时的粮食計劃和临时的燃料計劃。我們在这兩種計劃方面都作出了一些很明顯的錯誤。关于这点是不容有兩種意見的。求实的经济学家决不会从事編制无謂的提綱，而是会去細心研究事实、数目字及实际材料，詳細分析我們自己的实际工作經驗，而公开說明：我們在某某地方犯了錯誤，要用某种某种方法加以改正。求实的行政人員一定会根据这种研究而提出或是由自己負責施行相当办法，如調換工作人員，改变工作报告方式，改造机关等等。无论是在前一方面或在后一方面，我們都看不見有人用实事求是态度对待統一經濟計劃哩。

毛病所在的地方，就是人們把共產党员对待專家的态度問題，把行政人員对待学者及著作家的态度問題提得不正確。在統一經濟計劃問題上，也如在任何其他一个問題上一样，有某些事情並且始終会有某些新的事情是單只需要由共產党员來解决，或是單只需要用行政人員态度來处置的。这是不容爭辯的。但这完全是抽象的說法。而目前我們这里对本問題持錯誤态度的正是共產党的著作家和共產党的行政人員，他們未能了解到，这里應該多向資產階級專家和学者們領教，而少玩弄些行政命令手段。除了已經由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制定的計劃而外，再沒有並且也不能有什么别的統一經濟計劃。應該以仔細研究实际工作經驗为根据來对这个計劃加以补充，加以發揮，加以修改和实际应用起來。相反的意見就会如象党綱上 3 指出过的那样只是“貌似急進，而实則是愚昧自傲的”意見。那种認為在苏俄方面除了俄罗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而外还可能有另外一个總計劃委員會的意見，也是一种愚昧自傲态度底表現，虽然这並不是說对于該委員會人員成份加以局部的切实的更改就絕對不会有什麼益处了。只有在这个基礎上，只有把已經开始的工作繼續進行下去，才能作出某种有嚴重意義的事情，才能使我們的这个

國民經濟總計劃有所改進，否則就会是玩弄行政命令手段，或者——說簡單一點——就会是剛復自用。共產黨員在俄羅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內部的任务就是要少用些命令手段，或是——正確些說——完全不用命令手段，而是要对科学專家和技術專家（正如俄共党綱上所說的那样，“他們多半是不免浸透有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習慣的”）采取異常慎重和灵活态度，要向他們學習和帮助他們擴大他們自己的眼界，要根据相当科学部門底成果和事实材料出發，要时刻記着一点，即工程师承認共產主义思想所經歷的途徑並不象从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傳員和著作家所經歷的一样，而是經過他在自己那一門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例如農藝学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徑來承認共產主义思想的，植林学家是循着自己的途徑來承認共產主义思想的等等。一个共產黨員若不証明自己有本事來設法統一並虛心指導專門家們所進行的工作，那他往往是有害处的。这样的共產黨員在我們这里很多，我以為不妨把他們拿出几十个來換一个誠懸研究本門職業而精通事務的資產階級專家。

至于那些沒参加俄羅斯國家电气化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他們能够用兩种方法來帮助制定和實現統一經濟計劃。如果他們是经济学家，統計学家或著作家，那末他們首先就應該把我們自己的实际經驗研究清楚，然后才以詳細研究相当事实為基礎提出改正錯誤的意見，提出改進工作的意見。研究工作乃是学者底事情。既然我們这里所講到的早已不是一般原則，而是实际經驗，所以我們又認為那些虽然是資產階級出身而却深知事務的“科学專家和技術專家”要比妄自誇大的共產黨員寶貴十倍，这种妄自誇大的共產黨員无论白天或夜間都是隨時甘願起草一些“提綱”，提出一些“口号”，發表一些空洞抽象議論的。多知道些事實；少講些假冒共產主义原則性的空話吧。

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个共產党员是个行政工作者，那末他的首要責任就是要避免那种喜愛發号施令的心理，而首先要顧到科学界已經作出的东西，首先要問問相当事实是否確實可靠，要首先查明（在报告中，在报章上，在會議上等等）我們究竟在什么地方作出了錯誤，然后才根据这点來糾正已在進行着的工作。少用些基特、基特奇式的手段（“我能予以批准，也能不予以批准”），多研究些我們自己的实际工作錯誤吧。

老早就已經有人指出过：人們底缺点多半是与人們底优点相联的。許多担任領導工作的共產党员們底缺点就是如此。我們在數十年內進行过偉大事業，鼓吹过推翻資產階級的主張，教導过大家不要相信資產階級專家，揭露过这些專家，夺取过他們手中的政权，鎮压过他們的反抗。我們所進行的这种事業是有全世界歷史意义的偉大事業。然而，只要你稍微誇大了一点，那你就会使一个真理得到証实，这个真理就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我們已把俄國說服了，我們已把俄國从剥削者手中夺來交給劳动者了，我們已把剥削者鎮压下去了，現在我們應該学会怎样管理俄國。为此就必须学会謙虛从事和尊重那些“科学專門家和技術專門家”所進行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切实行細地分析我們自己所作出的許多实际工作錯誤，並且必须学会循序漸進而毫不停息地改正这些錯誤。少擺些智識份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的架子，多研究些我們在中心及各地方的实际工作經驗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經向我們提供出來的东西吧。

寫于1921年2月21日。

刊載于1921年2月22日“真理報”第39期。

署名：尼、列寧。